

短歌

□ 筑　凡 □

一、

常看她獨自一人靜靜地坐著，或看書或沉思！也許只是一本平凡的書，也許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問題，但看她沉浸於周遭的寧靜，陶醉於自我的滿足，不忍打破那份安祥，我總是悄悄掠過她的身邊，唯恐驚擾了她的世界。漸漸的，我更發覺她有著滿腹的才華，深沉的思想和穩重的氣質，但也擁有在她的年齡所不應有的憂鬱，太多的憂鬱，遠超過她皺縮的眉頭所能負載的。

「我愛冰，也愛寒，更愛那份凄涼。」「一個人獨來獨往慣了，一旦有人欲打擾，會覺得是莫大的爲難。」

「但是，妳可曾想到過，造物者賜給每個人都是同樣的一生，妳爲何要讓它抹上灰色的鬱悒？擺在每個人眼前的快樂與痛苦，也都是相同的，而妳又爲何要舉起滿杯苦酒，任妳獨自含悲呢？也許孤獨確是一種清高的享受，但也必須想到除了妳自己，還有別人，很多很多的別人，和很大很大的世界。當妳歡笑時，世界與妳同笑，多去關懷，注意別人，多把歡樂感染給別人，妳就會渾然忘我，也忘了一切的煩惱，而活在更有意義的『大我』之中。這個世界還是美好的，值得珍惜的事物太多太多了，妳何不放寬胸懷，好好享受妳的人生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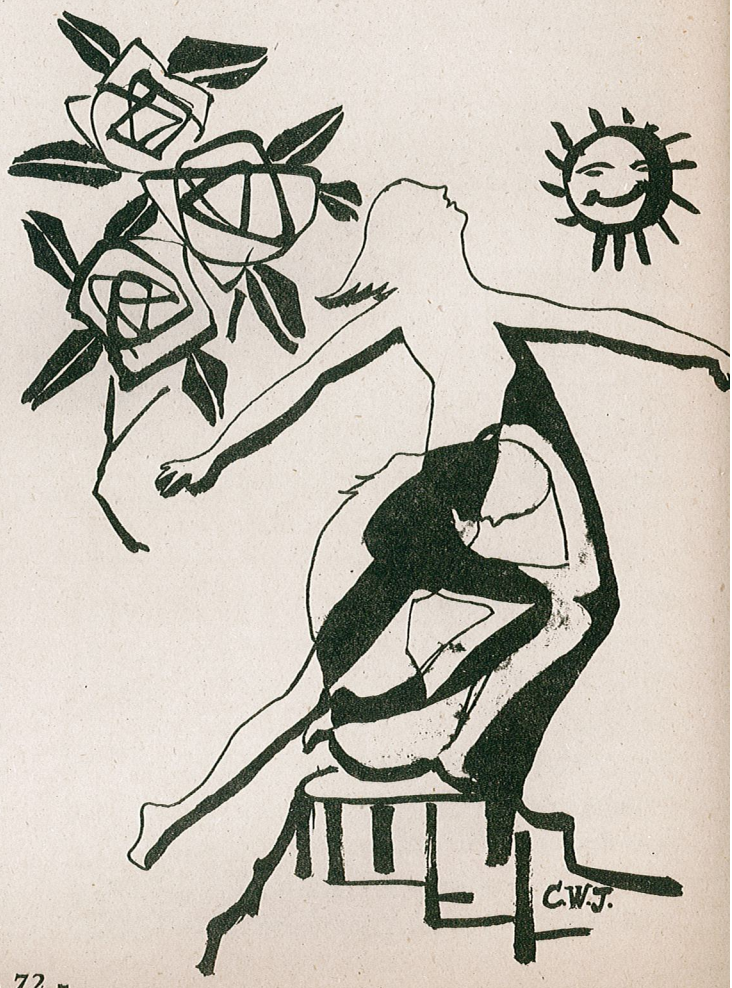
抬起頭來，正好迎上她微微的笑容，好美、好美！答應我，可愛的小女孩，記得抬頭，挺胸，去追求生命的色彩，好嗎？」

二、

每天早上經過花園時，習慣性的往小池邊瞧，總可看到米修女彎著腰在修剪花枝。圓裏的茉莉、薔薇、玫瑰、杜鵑、孤挺、聖誕紅、桂花及太陽花……都是她親手栽培的。無論刮風、下雨，她都細心地，輕輕地漫步於花草間，種些新苗，聞聞花香，好像那就是她生命的全部。頭巾、長袍、長襪、十字架，除了天冷時加件外套外，她就這樣度過每個寒暑，即使在汗流夾背的嚴夏，也仍能保持她那份令人喜愛的平和與寧靜。

她已七十二高齡了，一生奉獻宗教，熱愛中國，二十年前因肺炎切除了左肺，身體才瘦弱下來。記得她感染流行性感冒那次，幾乎一個月，花園裏沒有萬紫千紅，耳邊沒有她慈祥的叮嚀，好幾次想設計偷溜上樓去看望她，都碍於院裏規則而取消了，但心裏時時企盼著她的身影和她緩緩的脚步聲。當她病癒後進到我們寢室時，大家都忍不住圍著她高聲歡呼起來，她高興地眨眨她那慈祥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「孩子們，我被關得太久了…。」

除了花草和我們的生活起居外，她似乎不去計較其他的事物，淡泊名利，與世無爭，慈愛祥和，清高而又



雅靜。每當我堆了滿腹委屈，煩惱或疑惑時，總不難在她那飄動的衣袍中尋到我要的答案。

門外又響起那熟悉的登音，望著草坪上纖弱的身影，願天主永遠祝福她—我們可愛的米修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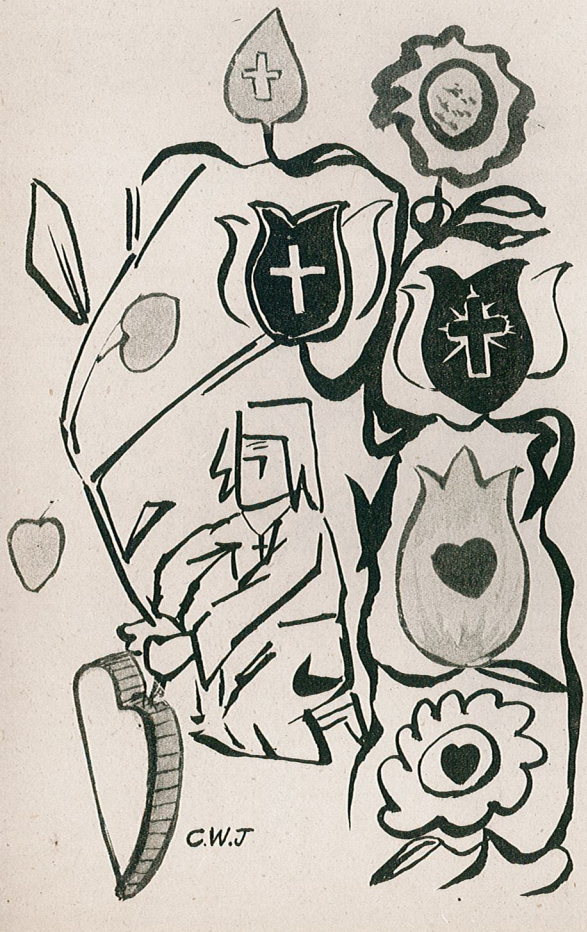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

第一次見到她，短短的赫本頭，長衫短褲，平庸的相貌，除了爬蓮霧樹生龍活虎般的精力與熟練技巧，令我深深佩服外，再也記不得別的了。蓮霧季節過了的時候，她搬進來了。雖然不同學校，不同科系，但我們仍能談得很投機。除了文學、音樂方面的高深造詣外，她還曾是省運游泳選手，彈得一手好吉他。而她從不輕易炫耀她的才華，誇張她的光榮歷史，她的謙和、豪爽、開朗與熱情，銷溶了我們的自傲、溫暖了我們的心。最可貴的是她總是在默默無言中讓我感受眞理，體驗人生。

她白天在華語學校當老師，晚上則在夜校上課，忙碌了一天之後，仍然精神奕奕的爲我們說笑話，彈吉他。她自己存錢買了一部„ Vespa ”機車後，更成了我們的義務司機，只要一聲„ Vespa ”，萬事ＯＫ！在學校裏，常因才華稍露被稱讚幾句，就覺自滿，而認識„Vespa ”之後，才覺自己猶如坎井之蛙，志得意滿於自己貧瘠的王國，實在可笑。



從古至今，幽蘭都是偷偷地開在空谷裏，不與群芳爭奇鬥艷，因其有深厚的美德，蔓草所以叢生，因其只有淺薄的根性。不要讓蔓草纏住了你的雙脚，走向空谷，去尋找幾株幽蘭，換換被腐草汚染的空氣吧！



四、

這已經是第二次了，妳支著頭，茫茫然地問我：「怎麼辦？」我可愛的蘇蘇，我還是這樣回答妳：

「可還記得林肯和一個小女孩的故事嗎？林肯告訴她，當她不回頭地走完一條石子路時，只要她能撿到多大的石頭，就能得到同樣大小的禮物。這小女孩一心想撿個最大的石頭，於是左顧右盼，慢慢地留意著，當她撿起一個相當大的石頭時，心裏却又想：也許還有更大的在後頭吧！於是又丟了回去，繼續走下去，當她看見路上的石子越來越小時，心裏開始慌了，但已無法回頭重拾那塊大石頭，最後只有空手走完那條路。我覺得妳就像那個小女孩，當愛還未來時，妳渴望著有人來追求，而當它來臨時，妳却又猶豫不決，裹足不敢前往。心裏總難免會這樣想，若掌握了這次的機會就決定它，萬一還有好的機會在後頭，後悔時怎麼辦？或者，若放棄了這次的機會，而當年華已逝，才發現所放棄的才是最好的，那時又該怎麼辦？如何才能知道，那一次才是最好且值得去掌握的機會？讓我告訴妳，蘇蘇，妳可曾仔



細想過，最大的石頭並非是最好的，而只有最適合妳的才是屬於妳的最好，最大的石頭。記住！要„ 眞正的 ”，而不是„ 最大的 ”，我想，蘇蘇，妳該懂了吧！」

五、

當珍打電話來時，說眞的，我當時嫌太遠了，很不想去她家。而最後我還是去了，而且我覺得我很幸運去享受了那個有陽光跳躍的下午。

珍帶我穿過幾道田間小徑去買花，我忍不住大叫了一聲，實在太美了！我第一次看見如此美麗的花田，種滿了康乃馨與大理花。花圃原是一位園藝系的學生經營的，所以品種方面有特殊的風格。康乃馨有鋸齒邊，有圓邊、有紅、有白、有粉紅綻紅點，有白色滾細紅邊，有粉紅鑲直條紅邊，還有一些市面上見不到的橙紅，艷紅與紫紅，或含苞待放，或鮮艷欲滴，或迎風輕舞，朵朵嬌媚惹人憐愛。珍指著旁邊正在鋤一空地的老農說：「那就是主人。」給了她幾個銅板，他也不管我們，任我們摘個痛快。花開得太滿太多了，幾乎無容脚之地，掬滿兩手的豐盈，又盛滿兩袋的芳香，直到再也捧不動爲止，眞是過癮極了！尤其屈身於花叢間，只見一片花海迎面而來，萬紫千紅清清香撲鼻，眞願化身於其中，乘風而歸去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遇見一老伯擔著剛從自家園裏摘下來的蕃石榴，新鮮翠綠，惹得我們不得不買。老伯面有難色然，說他的水果都不賣的，而且也無秤可量，無袋可裝，我取下絲巾，珍脫下外套，再三的要求，以五個一元成交，我們樂得在兩窶蕃石榴中大挑特挑。付錢時，珍只有十元鈔，而老伯身無分文可找，還是走了一段路，和一位太太換了零的，才付清了錢。

「家裏都種蕃石榴嗎？」

「妳們看得見那邊竹籬圍著的那片果園嗎？那都是我的，只種了幾棵蕃石榴，其餘都是荔枝，大概到六月就可收成了。」老人帶著一種自足與自傲的口氣說。

「那時候，我們還可以來買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了！」他開心地笑著回答。

我們邊走邊撿著滾落的蕃石榴！

「怎麼樣？不錯吧？」

「妳知道嗎？我覺得捧著的是一季的豐碩與金黃。」



